

幸福小镇Ⅱ

寄秋◎著

超人气天后寄秋
回应你的呼唤再呼唤，
幸福小镇甜蜜旋风又刮起！

主编／和风

幸福钟声当当响，
爱情民宿里，什么鲜情鲜味儿都有，
寻爱情的，躲爱情的，钓爱情的，招爱情的，骗爱情的……
……，保证流连忘返，幸福满载！



幸福小镇Ⅱ之《紫色薰衣草》

◎寄秋

清韵

清韵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方清韵坊爱情小说系列之二/昕岚等著.

-呼和浩特、远方出版社,2005.7

ISBN7-80723-058-4

I 远… II. 昕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3763 号

幸福小镇 II (远方“清韵坊”爱情小说系列之二)寄秋 著

责任编辑:张阿荣 乔苏芝

策 划:缠绵工作室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印 刷:惠阳印刷厂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29

字 数:510 千字

版 次:2005 年 7 月第一版

200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-4000 册

定价◎67.20 元(全 4 册)

书号◎ISBN7-80723-058-4/I·24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

网址: <http://www.booksroom.cn>

序

寄秋的序忙忙忙！！

秋仔很忙，忙得没时间写序，有话不说，没话就不用说了，咱们就此跳过不说了，以后秋仔的序就踩个两个脚印代替如何，闻臭者为之醺然。

什么，中毒？

咳！咳！那个抵抗力差的家伙，蛮牛整瓶灌都没关系，居然说秋仔的脚臭媲美戴奥辛，最近忘了数骨头有几根吧！

不过说实在的，秋仔这本书让编编有点看不爽，小修了一章，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秋仔是天才，人家也是流血流汗跟它拼的。

秋仔真的太忙了，忙大忙小忙三餐，要不以秋仔以往的个性，恐怕不是小修而已，大概会重写一遍，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版本。

也许有一天秋仔的精神分裂症又发作，说不定会同一本书的主角、配角写出三、四种不同的故事，省得去想肉粽串似的人名。

因为很忙，秋仔的序写到此为止，别再埋怨美人秋偷懒，小心柳叶刀伺候。

附注：秋仔真的真的很忙，你们谁谁谁呀，有空没空别打电话来要序，秋仔有两只手，你也有两只手，自己动



第一章

“这位是翔天科技研发部经理云若白。”

“云先生，你好。”

“这位是旅法的钢琴师香雪柔，刚从国外回来准备开个人演奏会。”

“你好，香小姐。”

这是一场相亲会。

非常老套又千篇一律的开场白，从个人简介开始猛灌水，大力吹捧外加添油加醋，顺便撒撒葱花装点门面，把难种香菇的朽木说成国家栋梁、民族救星。

一般来说媒婆是上了年纪的婆婆妈妈，三姑六婆，再不则是隔壁邻居的大婶，口水多过茶水的长舌妇人，怎么看也不该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。

原来现在相亲也是一项新兴行业，21世纪流行复古，连婚姻市场也走入流行潮流中，他们称之为婚姻介绍所，也就是中介婚姻的新事业。

通过网络的联系，下单、填写资料，有意结束单身生活的男女便有了第一次的接触，那就是相对看。

眼前的俊男美女完美得如天作之合，男的高大俊朗、玉树临风，女的小鸟依人、婉约温良，简直是每个媒人心中最佳的配对人选，根本不用再浪费口水便能顺水推舟地让他们步入结婚礼堂，成为婚姻介绍所的零瑕疵模板。

但事实不然，请听听男方这边的要求——

“香小姐，请问你婚后仍会持续钢琴演奏的事业吗？”云若白



面面无表情地问道。

香雪柔十分含蓄而羞怯地回道：“不一定，这要看我未来的先生是否赞成我从事演奏工作，基本上我希望对方能尊重我的决定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你要当个职业妇女，无法兼顾家庭生活？”他这时的口气有点严肃了。

“不，不是的，我想我也能做好家庭主妇的份儿内之事，不会让我的先生和小孩失去家庭的温暖。”

多得体的回答，如诗如画的未来蓝图描述得令人心动。

“我的年收入上千万，豪宅一栋、名车两辆、一辆休闲车，名下有价值上亿的土地，你愿意以结婚为前提与我交往吗？”

男主角毫不迟疑地导入正题，神情一样的冷淡，像谈论一件乏味的公事，只想速战速决不愿拖泥带水。

以男主角俊帅风流的外表来说，美女钢琴师早已芳心暗许，现在再加上金钱魅力更是喜不自胜，两眼发光地连忙回答：“我愿意。”

说完后她觉得自己表现得太过急切，失了矜持，于是头一低羞赧着双颊，一副含羞带怯的小女儿态度，显得楚楚动人。

“如果以上全属虚言，我只是个背负着庞大房贷，开着福特老车的公务员，将来我的另一半得外出工作帮我清偿债务，这样，你的答案还是不变吗？”

“呵！这……”香雪柔微愕地瞧瞧媒人公，不解地问上一句：“你不是科技精英吗？怎么会买不起房子？”

是呀！你明明是赚钱行业的中坚分子，哪有可能穷哈哈地开着福特老车？翻着资料的媒人也有此疑问。

“因为我替朋友做了担保人，而他还不起钱跑了，所以我欠银行八千万零九千元，打算用十年偿还。”

一听到他欠下巨额债务，不仅女主角傻眼，连媒人都错愕得差点掉了下巴，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出口来打圆场，气氛就这么僵持着。

幸福小镇Ⅱ之《紫色薰衣草》



“不过我刚说的话全都不成立，纯属玩笑话，希望你不要当真。”

呵！呵！认真的玩笑话并不好笑，在场的人全笑不出来，心中全都飘上一片乌云。

“你真的没欠下债务吗？”香雪柔不放心地再问一次，迷恋的眼神稍稍有所保留。

“没有，你可以直接问我的理财顾问。”他大方地说出人尽皆知的理财专家大名，不怕她得知他的财务状况。

“云先生，你真是个风趣的人，值得女人交付终身给你。”多金又英俊的男人有谁不想要呢！她第一眼就喜欢他。

就在高雅美丽的美女钢琴师以为他们彼此有意，可以携手共度一生时，云若白突然拉开椅子起身，微微地一欠身。

“对不起，你不是我的心灵伴侣，耽误你的宝贵时间我很抱歉，相信下一个男人会更适合你，再见。”

一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丝毫不顾及女方的心情，走得洒脱、走得自在、走得毫无愧疚，好像他只是来用餐，吃完了抹抹嘴就走人。

这种行为很伤人，也很欠揍，稍有良知的人都很想踹他一脚，顺便请他喝杯加料的热咖啡，拉到虚脱直接种在马桶里当盆栽。

云若白第二十七次的相亲又再一次失败，而二十七个相亲对象同样为他的外表所吸引，在短短的半小时内看上他却又尝到失恋的苦果。

这是一种羞辱，对女性自尊的严重羞辱，但没人怪罪他，因为她们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忘了自我，直到他的背影走出她们的视线。

所以他有个“背影杀手”的臭名，专门谋杀寂寞女子的一颗最真诚的心，带走她们迷恋的情丝，只留下伟岸非凡的远去身影。

“什么心灵伴侣，什么耽误你宝贵的时间，能不能换个词别



这么老套？你到底是想结婚还是在炫耀你与生俱来的男性魅力，别太过分喔，好歹留几个好女人给我们。”

好女人？

好女人的定义为何？

看着窗户外下着的倾盆大雨，俊美得叫女人痴狂、男人妒嫉的云若白微拧起眉，用他那超乎寻常人的智商分析这个他认为难解的问题。

天底下的女人有千百种，有温柔的、有冶艳的、有天真浪漫的，也有放荡风骚的，更有清纯妩媚兼俱的可人儿，千娇百媚各有风情。

可是他自认长得不差，皮相上等，为人优雅有礼、尔雅真诚，不随便招惹不属于他的红尘俗事，为什么他想要的正桃花一朵也没开，却平白飞来一堆无缘的烂桃花，甩都甩不掉？

他真的很想结婚，找个心灵相贴的伴侣共组一个甜蜜家庭，晨昏相伴几个小萝卜头，无风无浪平平凡凡地走完一生。

但是……唉！娶个老婆真有那么难吗？他的要求并不高，只要让他看得顺眼而已，这不算挑剔吧！

“叹气？你还敢给我叹气？这次的相亲对象又有哪点令你不满意？人家小姐美丽大方、秀外慧中，眼是眼、眉是眉的楚楚动人，人品、家世好得没话说，那吹弹可破的白嫩肌肤简直是水做的，水嫩水嫩的模样是男人都无法拒绝。”

而他竟狠得下心暴殄天物，一句抱歉就将人判出局，一点情面也不留，好像古时皇帝选妃般，瞧不上眼的秀女手一挥就全数退下，别来让他伤神。

“你怎么晓得我又去相亲了？”眉一挑，不怒而威的俊脸出现一丝愠色。

“啊……这个啊……呵呵呵，天气真好，晴空万里无云一片……”除了眼前那片乌云。

于海峰忿忿不平的嘴脸转为干笑，泛着红丝的眼忽高忽低，就是不看云若白一双黑不溜秋眸子。

幸福小镇Ⅱ之《紫色薰衣草》



“外面正在下雨，而且是入春以来最大的阵雨。”水淹过沟盖，路入难行。

“噢，是这样吗？我想我眼睛有点花了，该去看看医生。”他此时不溜更待何时。

只可惜装傻的白领新贵于海峰才提起脚打算往半敞开的门口走去，后领一紧被人扯个正着，不得已他又转回身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模祥。

“也许你该看看我的拳头，它会让你那双老花眼倏地变得清明，五百公尺以外的一根针落地都能瞧得一清二楚。”他非常乐意帮他重见天日，不收一分钱。

噢，他还真恼呀？于海峰冷峻的伪色全破功。“等……等等，有话好好说嘛！我们都是文明人不要太冲动，别忘了你是我们于家养大的。”

他很不要脸地搬出养育之恩这座大山，当下压住那可能使他脸歪鼻子青的一拳，利用恩情施压真的很卑劣，但有效。

有四分之一外国血统的云若白原本有个幸福家庭，父亲是中意混血的中文系教授，母亲则是哲学系讲师，一家和乐融融。

身为私生子的云父从未到过意大利，他的父亲是传教士，也就是可以结婚生子的牧师，但他却在传教结束后回意大利，丝毫不知道和他有一段情的女子有了身孕，并在他离开后生下一子。

因此云父从母姓，而且十分渴望家庭的温暖，顶着酷似外国人的五官和身高在二十岁那年结婚，并顺利地完应受的完整教育。

可是云若白七岁那年，恩爱的父母为弥补未度蜜月的遗憾，两人相偕到定情的山脉游玩七天六夜，准备共度一个浪漫的假期。

谁知两人都罹患了高山症，意识不清、陷入昏迷的他们无力求救，等其他登山客发现时经来不及了，当救难队抬下两具相拥而逝的尸体，丈夫的外套还穿在妻子冰凉的身上，临死时都要为



她留下一线生机。

而那个失孤的孩子则被双亲的好友收养，即是挟恩以报的于家。

“于二少、于经理，你要是太闲就回行销部逛逛，别老想在一旁看热闹。”恕不奉陪。

“那也得有热闹可瞧才行，看你从年头相亲到年尾，又从年尾相亲到年头，相过的对象没有一百至少五十，每个皆是千挑万选的上上之选、极品中的极品，我就是想不通你到底在挑什么。”

“像这回海威企业的千金就相当不错，细细的柳眉、小巧的朱唇，气质出众、人品高雅，浑身上下充满艺术家的气息，宜家宜室堪称为良缘，可是你的态度却……”着实令人生气。

“我的态度并无不妥，明知不适合就不该给对方希望，快刀斩乱麻、速战速决，给彼此一个找到人生中另一个半的机会。”说得合情合理的云若白为自己找对的理由。

他从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何伤人的行为，相亲的目的本就是寻找一个令自己心动，而且不致看腻的伴侣，他是非常传统的男人，一旦结婚就绝对不会离婚，不管有什么外来力量介入，他都会一一铲除。

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让那些自作多情的相亲对象缠上他，他身边的烂桃花已经够多了，不需要锦上添花栽满一园子桃花，让真正的姻缘不敢近身。

明明是洁身自爱、勤奋上进的好男人，可是因为得天独厚的条件，以及一张看似“不安于室”的桃花脸，他的情路走得比寻常人坎坷。

一定没人相信他到现在还没谈过一场恋爱，属于高危险群的正牌处男。

“拜托，我的大老爷，你是高科技专业人员，不是一代大文豪，学人家装什么文艺青年，喜欢就上，不合则散，谁管你圆不圆，这年头相信爱情的人不多了。”大家追求的是一时的快乐。

性、金钱、权力，也有可能是权力、金钱、性，反正现实的生活





不脱这三样，殊重殊轻都差不多，全都向利靠拢。

“畜牲。”

“喂！说归说别骂人，食色性也是孔老夫子的名言，我们遵行本性而为才符合上天造人的意义。”于海峰反驳。没有他们“畜牲”的行为，人类早就灭绝了。

“禽兽之举不足夸耀。”世道会乱就是有他这种人，恬不知耻。

脸色变得有些黑的于海峰开始磨牙了，“说得太顺口了吧！你可以再过分一点没关系，我上头那两位总经理、董事长还不知道你‘又’去相亲了。”

他们对他的厚爱和寄望可比他深得多，不可能放过这块肥肉。

“相亲是私人的事，与他们无关。”嘴上这么说，但云若白的眉头皱了皱了一下。

“哈！要是无关你干嘛偷偷摸摸地相亲，不敢光明正大的。”还瞒着所有人假公济私，佯称出外洽公。

嘁！三十分钟不到的会面哪能晓得适不适合？起码要深入了解，约会几次才能看出是否能走到最后。

像他那种走马看花的死样子根本不是在挑结婚对象，而是在践踏人家诚挚的感情，突显自己高不可攀的神明风骨，供人瞻仰。

这种仗势着本身出色外表为所欲为的人该遭天谴，若非他意外拦截到他计算机发出的讯息，他还真不晓得他有这一招，不管谁来阻挡都决意相亲到底。

“我是不想他们过度干预我的私事，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已经很久了，你们不会不知情。”而他们却处处阻挠他。

于海峰笑得很奸地说道：“知道是一回事，但于家除了我以外，每个人都在算计你，想把你变成自己人。”

好利用他的才能为公司尽心尽力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“迂腐。”他就是明白这一点才在有能力的时候搬出于家，省



得他们老找他麻烦。

“尽管说风凉话吧！年底你要再找不到老婆，就等着当我妹婿。”而他一点也不会同情他。

“你休想。”云若白冷冽地一瞥。

“云经理，有没有人告诉你贞雅下个月就要学成归国了？”他的日子就要开始不平静了。

像是恶作剧的小男孩，丢下炸弹的丁家老二预告幺妹的归来，在云若白深锁眉头大笑地走了出去，乐见他在水深火热中挣扎。

嗯哼！爱挑嘛！这也不行、那也不行、那也不好地辜负女人心，活该遭到现世报，这才叫老天有眼。

“王特助，你身旁的亲朋好友有没有待嫁的适婚女子？”他必须尽早解决他的终身大事。

刚一踏进经理办公室的王特助愣了一下，随即没多想地在脑中寻找所有的资料，接着像例行的报告说道：“我老婆娘家三婶婆姐妹的女儿好像常相亲，今年二十七岁，似乎没在工作。”老听说她常十天半个月四处游荡，“不务正业”。

“好，联络她，我要跟她相亲。”云若白急病乱投医，只要是女的就可以。

“是，我马上联络对方和经理……呃！相亲？”他没听错吧？呆了。



“瞧瞧你站没站相、坐没坐相，能坐决不站，能躺决不坐的懒样，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才生出你这么个女儿，不能帮父母分忧解劳就算了，还要我们为你操白了一头发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嫁得出去啊？”

嫁字分开来就是女子的家，她努力拼一拼拼栋房子不就有家了，干嘛要嫁人当老妈子伺候人家全家，还要忍气吞声地做起



小媳妇？

要是那个坏心的民宿老板不赶尽杀绝，让她的荷包多装点银两，再拼个三五年她也买得起幸福镇的山坡地，盖间和“爱情民宿”一样像家的房子，但前提是不扣她的稿费，不当她是肥羊宰杀。

一脚穿着十块钱一双的廉价拖鞋甩来晃去，一脚搁在垫脚的小板凳上，廖婉玲惬意地吃着哈密瓜，一手拿着刚租回来的小说猛看，不受影响地享受美好的米虫生活。

不过她也不算米虫啦！起码每个月拿个两三千孝敬庙婆，也就是正在她耳边唠唠叨叨的老妈。

说起他们为神服务的渊源可追溯到上三代，从她外曾祖父那一代起，一直传到她热心公益的妈，因为香火鼎盛的妈祖庙便是她的阿祖捐钱盖的，香油钱当然要自己赚……

啊！不敬、不敬，是有神缘，受神喜爱，所以不辞辛劳地负起重任，把小庙翻修成大庙，再把泥塑的神像全镀金身，让神威无远弗届，照拂每一个需要庇佑的黎民苍生，让他们乖乖送上大钞好收买神心。

“你这头发也该去阿娇姨那里修修剪剪，不然也烫个发型别丢我的脸，从念书到现在都维持同一种发型，你不腻你老妈我都看腻了，拜托你像个女孩子，不要一天到晚邋里邋遢地晃来晃去，让人家以为我这个妈没教好！”

是没教好呀！她三个月大时喝的是妈祖娘娘的符水，而不是她妈的奶水；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——来拜拜喔！和一般学话的奶娃儿完全不同。

当然，她第一个认得的是拜拜用的香和金纸，跟奶嘴、奶瓶扯不上关系，毕竟她是在妈祖娘娘案桌底下长大，成长方式自然非比寻常。

而她这个妈最擅长和神沟通，挖香客的油水……不不不，是和香客交朋友，和他们聊天聊地聊神明，不管你是不是或是老外，她的话题绝对多过喷出的口水，对儿女的教养全当猪养，死



活交给神安排。

所以呀！她没去学坏当十恶不赦的匪头算是祖上积德了，还求什么贤良淑德、温柔婉约，不偷不抢还肯听老婆子唠叨已经是现代二十五孝了。

“抖抖抖，男抖贫女抖贱，你就不能稍微像话些吗？我说的话你有没有听进去？吊儿郎当的不找份正当的工作……”害她都不好意思跟街坊邻居解释女儿的职业是专写爱情故事的骗子。

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怎能教人家谈情说爱？还说得煞有其事地拐了不少小女生拿她的小说当人生宝典，奉行不悖地照本宣科，老做些不切实际的恋爱梦，妄想爱情会像钻石一样美丽。

廖林阿彩眼中的女儿比一块豆腐还不值钱，每天对着一台计算机敲敲打打也不知道在敲什么名堂，皮肤白得像鬼一样吓人。

什么小说家她不懂，一本书能赚多少钱她也没概念，只知家里有个嫁不出去的老女儿，都快三十了还赖在家里丢父母的面子。

明明她长得不错呀！有嘴巴、有鼻子，五官不缺，虽没有名模漂亮但还算能看，为什么没人要呢？她的心里有着深深的不解。

“妈，我的工作很正当，除了没有劳保和退休金，每年的税照扣，我对社会还是很有贡献的。”啊！她的哈蜜瓜。

“吃吃吃，整天看你吃个不停也没多长几两肉，女孩子要胖一点看起来才有福气，真不晓得你吃到哪去。”嗯！挺甜的，难怪她抱着整颗哈蜜瓜不停嘴。

富富泰泰的廖林阿彩刚好有女儿的两倍大，但外表看来不算太胖，顶多是中年发福的福态，肉多了一点，可见这女儿有多瘦。

顺手拿走女儿的哈蜜瓜，她又从手边变出一包牛肉干，母女俩的嘴巴就是没停过，不过牢骚也同样只多不少。

“我天生吃不胖嘛！”廖婉玲小声地埋怨，怕刺激到体态日渐宽敞的母亲大人。



幸福小镇Ⅱ之《紫色薰衣草》



“上回要你烫个发、上点妆好见你婶婆介绍的男孩子，人家在银行工作又是独子，家里有三亩多地，还有七八间店面出租，保管你嫁过去是吃香喝辣的少奶奶命，结果你居然给我用橡皮圈绑住头发，妆也不上地活像刚下课的女学生……”

充耳不闻的廖婉玲悄悄地打了个哈欠，在二十七年的生命里，她学得最厉害的是自动失聪，不论耳边的魔音是多么嘈杂不堪，她都能如老僧入定地当没听见。

当她廖林阿彩的女儿得有点小本事，忍人所不能忍，从小训练起到百毒不侵，能不上当才叫奇怪。

“……所以你这一次一定不能再随随便便了，听说对方是很有钱的电子新贵，一年的红利加奖金我们赚上一辈子也没人家的一半。”

“又要相亲了？”没有半丝不耐烦，只有乌黑柔顺长发可看的廖婉玲不在意地问。

并非她急着嫁人，而是经验累积出她的气定神闲，从她踏出校园成为社会人士的第一步，迎接她的便是第一场相亲。

说实在的，连一次也没逃过真算是孝女，乖乖地任其摆布毫无怨言，谁敢说她不孝来着？

偏偏相过无数次亲的她始终没浮现姻缘，不是对方的母亲嫌她身子单薄生不出儿子，便是母亲大人看人家不顺眼，从来就不是她的因素。

不过她的诚实也是一大致命点，不会奉承、不会做假地实话实说，十个相亲对象有六个脸抽筋说有事必须先走一步，三个面色泛紫地说她风趣但不用联络，另外一个则是个娘娘腔，只听妈妈的话。

不到十天她已经相了七个男人，有当老师的教育家、银行家、据说是主任、在家里刨木头的艺术家、任职跆拳道教练的武术家，可以保护她，还有开餐厅的美食家，种果树的农夫——园艺家，以及卖猪肉的生活专家，一共七大家整。

而结果只有一个，你家的小姐真的很可爱，可惜我们没有福



好秋 ◆

气做亲家,真是一大遗憾呀!

“什么叫又要相亲了?在没把你嫁出去以前最好认命点,你妈我没打算养你一辈子。”养来养去养成仇。

“我又没反对相亲。”只是不够积极,不像妈那么热衷吃免费的大餐。

没错,这也是她点头的理由之一,因为相亲的餐费大都由男方支付,而且专挑气氛佳、灯光美、价钱超级贵的大餐厅,她不趁机捞个饱怎么成?以她的收入是供不起她奢侈的消费,自然要找冤大头来刷卡。

“好好地把自己打理打理,明天的相亲宴别又给我搞砸了,妈祖娘娘说你三十岁前嫁不掉就没姻缘,你要再出乱子,看我饶不饶得了你。”手一拧,她一点也不会心疼。

“妈呀!下手轻点!”又不是仇人,大腿肯定又淤青一片。

“叫妈也没用,你再不努力帮自己找个大王,明年我就把你嫁给看庙的阿狗。”哀哀叫个什么劲,怕人家不晓得她有个不长进的女儿呀?

“我……”姻缘不来她有什么办法?总不能叫她去抢吧!

“阿彩,你女儿要去相亲嚟?不是相了好几次的亲,怎么都嫁不出去。”

一听喳喳的声音从门口传来,暗叫声惨的廖婉玲根本不敢看向满脸乌鸦色的母亲,脚边的零食一收赶紧开溜,当了廖林阿彩二十七年的女儿,不用宁静也知道暴风雨即将来临。

唉哟!不逃真的会死人,离她妈最近的“武器”是那根扁担,只要一下她就碎了。



第二章

“这位是翔天科技研发部经理云若白。”

“云先生，你好。”

“这位是勤劳务实的乖巧女孩廖婉玲，家里是开庙的，供奉天上圣母。”

“你好，廖小姐。”

雷同的开场白又再度上演，虽然没有媒人的莲花舌在一旁助阵，但同样身经百战的两人一点也没有初见面的生疏，自在得如同跟朋友在一块用餐一般。

所不同的是男方很慎重，而女方这边就有点爆笑，男俊女不美但清秀地对看，多少无语尽在四目交会中。

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互相评估对方的斤两有多重，既没一见钟情的烂剧码，也无天雷勾动地火的激情，就像两杯淡而无味的白开水摆在桌上那般。

不用相了，又失败了。这是浮上两人心头的一句话。

不过戏还是要演下去，起码是一种尊重，对于彼此的亲友也有个交代，不是他们太挑剔，而是真的不适合，他们都认为对方是怪胎，因为一个太严肃，另一个则太散漫，如飞鸟和鱼两不搭界。

可是身边的人却热衷得很，不等他们介绍完就连忙出声，矢志撮合这对啼笑姻缘。

“叫什么廖小姐，直接叫她婉玲就好了，这样亲切些。”廖林阿彩呵呵笑，这孩子不错，长得人模人样。

“我……”不习惯叫不熟识的人的名字。云若白将话说在心